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二回 叩彤廷信義全朋 覽副奏抒誠愛婦

薄命從來屬麗娟，幾回翹首問青天。世間惟有忠和孝，同氣相悲自愛憐。

卻說燕玉雖與錢可用同事，實無絲毫牽扯。俗語說，天無絕人之路。又說，作好得好。燕玉一自身入囹圄，全仗同僚李時勉一力調護。又得耿懷諸人之助，是以法司推問，只不過出脫而已。延過季夏，早是新秋。天子忽患秋痢，法司因將此事暫且擱開。燕玉在監正好習靜。外邊康夫人自燕玉入監，常來與鄭夫人解憂寬慰。這日又來，兩個敘坐，康夫人問到監中信息，鄭夫人道：「昨有傳來親筆字，教我母子照常度日。我一生奉公守法，朝廷自有恩施，不必疑懼。又說，『女兒親事，我不得管矣，你自主張可也。』」康夫人道：「我姊妹既是至親，不如趁此時尚還安靜，且將就過門，豈不兩便？」鄭夫人道：「我自五月賀喜回家，心神不寧，毫無主見，夫人所說，甚為合宜。」康夫人大喜回家。這些話早被一個有心侍女春曉聽去。這侍女春曉與夢卿同歲，自幼服事，生得性情容貌與夢卿不相上下。

當晚重門早閉，深院無人。天街上傳幾點鐘聲，雲漢邊掛一輪月色。夢卿歸寢。春曉令小侍女茗注玉杯，香燒金鴨，燭搖紗影，簾護冰紋。因說道：「小姐秋夜初長，作何消遣？」夢卿不語。春曉又道：「今日聞得一件緊事，正要告知小姐。」夢卿道：「敢是老爺有甚緊事？如何夫人不望我講？」春曉道：「雖非老爺緊事，卻是老爺心上事。今日耿夫人來，提起昨日獄中傳來帖子，說將小姐親事將就作成，耿夫人歡喜回家。此非一緊事乎？」夢卿又不言語，忽地腮邊落下淚來。春曉見小姐落淚，便亦不言語。遲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明日七月十五，今夜好一天月色。」夢卿聽畢，忽想起月初頭鄭母舅曾說科甲中有欲論救之人，今已半月矣，如何尚無動靜？越思越悶，愈想愈愁。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悶至愁腸瞌睡多。

春曉見小姐乏倦，便打發睡下，一宿不提。至次日乃七月十五，天子病體稍痊，諸臣紛紛奏事。御史李時勉寫一通論救燕玉札子，登時奏入。天子即將時勉召入便殿問道：「汝與燕玉同官，當知燕玉為人，何得如此偏護？」時勉奏道：「臣與燕玉同官日久，知其公忠無二，故敢上奏。若雲不知，錢可用為奸，胡塗蒙混，已荷聖恩降級調用矣。今只據可用攀扯虛詞，一體究問，臣恐重刑之下，何求不得？且前此茅球本內，並未指出燕玉贓證，詎賜刑臣只嚴審可用，自然明白。」天子怒道：「他兩人同事，難推不知！皆由刑臣勘問不力，耽延日月，以通情私。汝日在朝，豈無聞見？當候公議，何得狂陳？」叱令退出。

時勉跪伏不起。又奏道：「臣言愚昧，萬死不辭。燕玉果有不法，臣願以身家相保。」天子大怒，叱令武士以金瓜撞擊，時勉伏而不動，叩頭不已，大聲奏道：「臣死不足惜，只惜天子有殺諫臣之名耳！」武士動手將時勉脊骨打斷，昏絕於地。天子含怒進宮。此事傳遍京師，鄭夫人大驚，法司亦不敢遲延，忙取口供奏入，不日旨下：「錢可用、周於利一樣情實，俱著立斬，沒家財妻女入官。其一切得賄之人，著本省解京治罪。燕玉有心蒙混，著邊遠充軍。以無贓私，免其抄沒。」內旨到得法司，立時將錢、週二人處斬，抄沒家私。將燕玉罪案定成，以候起解。鄭夫人、小姐、公子得知，哭個不休，諸親來往填門。夢卿自想道：「父母空生兒女一場，毫無益處，生不如死。罔極之恩，縱使萬死猶不可辭，況未必死乎！」因亦不令母親知覺，自與春曉商議，寫下一通乞代父罪表章。另又寫一副奏用匣盛好，命得力家丁送至通政司。這日正遇耿懷坐銜，接了表文，問明來歷，大加驚異。打開副奏，只見上寫道：罪臣燕玉親女夢卿奏為願代父罪以祈天恩事：竊惟臣父玉，謬應擢用，職在諫垣。典試浙右，夙夜惟寅。不期奸人亂法，私來夜饋之金。司寇秉公，難遁明廷之鑒。仰賴皇上乾剛獨斷，愷澤宏敷，將臣父充軍邊遠，實荷生成，益思祝禱。但臣念臣父桑榆晚歲，縲絏餘生，倘瘴疫之難承，必虺蛇之是飽。

因思皇上，孝治海宇，恩沛昆蟲，乞將身沒為官奴，以代父遠竄之罪。倘蒙回顧，鑒此微忱，使臣父獲沒於郊圻，必生生世世報皇上於不盡矣。

耿懷看罷，兩手加額，拍案叫道：「女子如此，我輩無所用之矣！拼著與李繡衣一般，須索解救下來。只是難得他一片孝心，我家無福受此媳耳。」於是自己亦寫一奏疏，一並具奏。

不兩日，俱皆批准。耿懷即刻令人報知康、鄭二位夫人，並知會內廷首領司禮監全義。一時傳遍長安，無人不知燕夢卿是個孝女。燕玉回家，夫妻父子相持落淚，說道：「我夫妻雖得完聚，只苦了女兒也！」夢卿破涕為笑道：「女兒以死代父，父既得生，女兒又不至於死。沒人掖庭，比沒人勾欄者何如？」燕玉夫妻益加傷感。

當時司禮監全義，深慕夢卿所為，便說夢卿忽患時症，暫停供役。又來燕玉家拜看，燕玉相陪。全義道：「令愛一介弱女，能作此驚天振地之事，俺出入禁闈數十年，從無見令愛這般一個人物。俗語說，天無絕人之路。又說，作好得好。在令愛行乎所當行，自無分外之想；然據我看來，後日必有好處。」

因又告之暫停供役一事，燕玉拜謝不已。一面治酒相待。全義又道：「令愛事體，祖圭放心，盡在我全義身上，定須另有機會。俺們內家，譬若和尚，不作些好事，莫不世世常作和尚不成？」說畢大笑。須臾起身告辭，燕玉苦留下住。才送出門，又是康夫人領著耿朗來看。外邊燕玉向耿朗道：「本期與賢契永結世好，不想家門不造，以至於此。」耿朗低頭不言，莫能仰視。內裡康夫人教請小姐。此時夢卿已不是耿家人，便慢慢步入中堂，拜見已畢，坐在鄭夫人身後。康夫人見夢卿，大加悲哀，因含淚說道：「只是我家無福，大人遭此連累。」鄭夫人亦淚流滿面多時，眾侍女俱各勸止。康夫人手內拉著夢卿，又說道：「此等好女兒我如何忍得絕斷？前日家通政看見代罪表文，至今猶然稱贊不已，我意欲認作義女何如？」鄭夫人道：「他本是你家人，倘天無絕人之路，還望夫人照看則個。」因令侍女稟知燕玉，燕玉亦便應許。當下燕夢卿拜了康夫人，康夫人又令叫進耿朗來，令兩人平拜。耿朗見夢卿紅不施朱，白不敷粉，一雙秋水，藏多少幽情；兩道春山，蘊無邊秀氣。欺小蠻之楊柳，不短不長；勝潘女之金蓮，不肥不瘦。極江之波，窮汶之竹，不能書其美也。身後立著一個侍女，年歲與夢卿相當，容貌與夢卿相仿，端莊流麗，兼而有之。真又目之所未睹也。只因這一來有分教：假姊弟割不斷終日懷思，真夫妻先結成百年纏綿。